

兒童文學創作·評論·運動— 致力於兒童文學研究學術化的趙天儀

臺灣兒童文學作家與作品研究系列之二

兒童文學史料工作者 ◎ 邱各容

◆ 緒論

在臺灣兒童文學界只要一提起靜宜大學，自然就會聯想到趙天儀教授。這是因為他在靜宜大學任教十五年期間（1990-2005），前後總共參與負責策劃主辦九次的「全國兒童文學與兒童語言學術研討會」，以及一次「兒童文學國際會議」。

趙天儀長期經營一年一度的兒童文學學術研討會，使得每年五或六月成為臺灣兒童文學界的一大盛事。「九年一貫」，他一秉初衷，對兒童文學學術研究的提升與重視，始終如一。這樣的堅持，這樣的熱誠，在他身上，充分表露無遺。

早年畢業於臺大哲學研究所的趙天儀，從一位哲學青年經過助教、講師、副教授、代理哲學系（所）主任到轟動一時的「哲學系事件」，趙天儀對生命歷程中所遭受的打擊，並不因此而退縮，其學術生命反而更加顯得堅韌而充實。「打斷手骨顛倒勇」這句話應在趙天儀身上可說是非常傳神。

離開工作重心的臺大哲學系，一年後，轉任國立編譯館編纂，長達十年的非學院生涯，〈生命的充實〉這篇文章，道盡了趙天儀讀書經驗的心路歷程。

這十年間，我嚐盡了人世的滄桑和炎涼，但是也體驗了人間的真情和友誼。當我不幸掙扎於懸崖時，竟有那麼多的老師、同學、同事以及朋友們伸出真摯的手，來助我一臂之力，使我能繼續走向讀書研究的途徑。當我受盡迫害和羞辱的時候，讓我真正地體驗到孟子所謂的大丈夫的道理。

是非經過不知「情」，這種「情」的悲苦和喜樂，若非身在其中的當事人，其實很難領受箇中滋味。對趙天儀而言，總算是「雲消霧散見天青」，「峰迴路轉又見村」。

自國立編譯館退休後，在偶然的機會，趙天儀遇到了生命中的貴人——鄭邦鎮。時任靜宜大學中文系主任的鄭邦鎮邀請他到靜宜任教，在該系開「兒童文學」及「中國思想史」課程，對他而言，可說是人生的一大轉折，也從此開創了學術生命的第二春。靜宜大學的教學生涯，雖然讓他歷經中文系專任教授、文學院院長，以及生態所、臺灣文學系等不同的學系，唯一不



變的是始終與「兒童文學教學」關係密切。

2006年元月即將退休，為其長達三四十年的大學教學生涯劃下完美的句點。但趙天儀對兒童文學學術研究的關注並不因為退休而終止；相反的，他更會珍惜並利用時間繼續他未完的研究計畫，以及持續指導年輕的學子研究兒童文學。

◆ 豐富閱讀童年的時代

趙天儀於1935年生於臺中市「榮町」，現名「繼光街」。其父經營「大宗唱片公司」，是當年臺中市規模最大的唱片公司，據聞也是臺灣人創辦最早的唱片公司之一，兼賣樂器。趙天儀自幼嗜書成癖，童年時代適逢日本統治臺灣的末期，上過幼稚園，小學受日本教育三年，從接觸日本的兒童讀物開始，他便深深愛上兒童文學。

趙天儀從小在童謠及音樂的環境薰陶下，使他往後的創作都有童年的影子或是童年的純真可愛。由於從明治、大正到昭和初期是日本童謠最發達的時代，因此在臺灣的日本統治當局也大力推展「童謠運動」，而在那個年代的臺灣兒童對於日本童謠大都耳熟能詳。

當年日本童謠詩人野口雨晴作了兩首很有戲劇性的童謠——〈証成寺の狸雜子〉（証成寺），以及〈七つの子〉（七個孩子）。前一首是有關佛寺的童謠，會讓人感受到童謠的味道；後一首是有關烏鴉的童謠，感人深刻。更由於老師就是日本人，在童謠的歡唱聲中，兒童們輕易地學會說日語。

昭和五年（1930）日人宮尾進曾經將日本兒童和臺灣兒童發表在《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新生報》前身）的「兒童新聞」，以及他所主編的兒童詩刊《木瓜》和《鳥籠》的童詩及童謠作品，編纂為《童謠傑作選集》。這是從3680多首作品中選了720多首以及宮尾進自己的作品編輯而成的。

《童謠傑作選集》內容涵蓋天象、地理、動物、植物、日常生活等的題材。從中可以了解日治時期臺灣兒童使用日文所寫的童謠作品。其後，林鍾隆則選譯選集內臺灣兒童的作品在他主編的兒童詩誌《月光光》以中日文對照方式予以連載。

昭和八年（1933）臺北市教育會綴方（作文）研究部所編的兒童作品《童詩集》，直接將兒童寫的詩稱為童詩。趙天儀認為：

自1925年到1930年，臺灣兒童詩結集為《童謠傑作選集》；而自1930年到1933年，臺灣兒童詩則結集為《童詩集》。

趙天儀出生的年代適逢日治時期末期，在臺灣所能閱讀到的兒童雜誌或少年雜誌計有日本講談社的《幼年俱樂部》、《少年俱樂部》、《少女俱樂部》。小學館的《小學一年生》到《小學六年生》，以及《譚海》等雜誌。這些雜誌，多半是日本東京出版的。至於在臺灣創刊的兒童雜誌則有昭和十年（1935）臺北兒童藝術聯盟的《童心》、以及昭和十四年（1939）臺北兒童藝術協會的《兒童街》等。

至於日本在臺發行的兒童書籍自昭和五年（1930）到昭和十八年（1943）終戰前則有：日人西川滿的《童話故事——貓寺》（1936）、《繪本桃太郎》（1938）、《牙牙學語之歌》（1939）、《台灣繪本》（1943）；喜友名英文的《鳳梨花童謠集》（1939）；以及臺灣文學少女黃鳳姿的《七娘媽生》（1940）、《七爺八爺》（1940）等書。這些日文的兒童雜誌或書籍，是當時臺灣兒童所能接觸的兒童讀物。

年齡比趙天儀稍長的黃郁文（1930）自幼即大量閱讀日本兒童讀物，進而豐富了日後寫作兒童文學作品的內容。此外，臺灣兒童美術教育家鄭明進（1932）也是從小閱讀日本講談社的繪本而影響其後來從事兒童讀物插畫的工作。

終戰前，趙天儀受過三年的日本小學教育。喜愛閱讀課外讀物的他，在小學二年級時就會到圖書館看日文的《幼年俱樂部》、《少年俱樂部》等雜誌。這些雜誌內容富趣味性，再加上家裡經營唱片公司，耳濡目染之下，對童謠的印象非常深刻。

終戰後，轉而接受中文教育，從此開始接觸中文的少兒讀物，像開明書局的《開明少年》、以及上海中華書局的《小朋友週刊》，特別是《開明少年》，對趙天儀進入兒童文學，有很大的影響。這些少兒刊物對趙天儀的中文啟蒙很重要，因為內容都是當年大陸作家的作品，而深深吸引著他進一步閱讀。

◆ 詩評家兼童詩作家

初中、高中時期的趙天儀是一位沉迷於「詩」的文學少年，經常流連於臺中一中圖書館、省立臺中圖書館、臺糖圖書館等。至於臺中市的新、舊書店，只要有詩集，無論是英詩選集，或是日本人留下來的現代詩集，他都會設法籌錢購買。初中時代正是趙天儀真正想要讀詩、寫詩的少年時代；同時也是他大量閱讀中文及西洋文學經典作品的精進時代。其中以《開明少年》、《中華少年》等的「童詩」對他產生莫大的影響。

做為文學少年的趙天儀，在初中三年級開始展露他的寫作才華。散文作品先後發表在《中央日報》、《公論報》、《國語日報》。一方面激起他的寫作慾望，另一方面則激勵他廣泛的閱讀興趣。

高中時期的趙天儀，閱讀課外讀物的興趣依舊不減，卻也因此給自己帶來升學壓力，為了紓解憂鬱的情愫，遂透過「寫詩」來排解。從臺中一中到臺大哲學系畢業這段青澀的文學青年階段，他的詩作多半發表在《藍星詩刊》、《海洋詩刊》、《臺大青年》、《大學生活》（香港）。1960年年底出版生平第一本詩集《菓園的造訪》，象徵了趙天儀少年時代的憂鬱情愫以及青年時代的憧憬夢想。

1964年4月，由寫過大作《亞細亞的孤兒》的先輩作家吳濁流創辦的《臺灣文藝》，是一份臺灣文人創辦，內容以小說為主的本土刊物。同年6月，由一群注重臺灣現實狀況的現代詩人，吳瀛濤、詹冰、陳千武、林亨泰、錦連、黃荷生、白萩、杜國清、趙天儀、王憲陽、古



貝、薛柏谷等 12 人創刊了《笠》詩雙月刊。而《臺灣文藝》和《笠》是以本土為重，有較自主性的兩大文學刊物，歷經數十年的掙扎與折磨，仍能按期出版，充分表現了臺灣作家與詩人傳統的奉獻精神、團結力與向上心。

有幸參與臺灣第一份固定時間出版的詩誌的創刊，對年近三十的趙天儀而言，是其文學生命的一大轉折。《笠》詩刊與兒童詩的關係匪淺，一方面像陳千武在日治時期曾經在當時的《臺灣新民報》以日文發表數首兒童詩；一方面像詹冰、林亨泰等都會寫些富於童話趣味的詩。而《笠》詩刊於 1971 年 10 月第 45 期首度推出童詩專欄《兒童詩園》，並刊登黃基博所指導的學生詩作六首，正式揭開了臺灣童詩創作的風潮，也是臺灣兒童詩興起的重要指標事件之一，主編正是被視為臺灣兒童詩重要的詩人兼評論家趙天儀。

翌年八月，身為主編的趙天儀開始在該刊「卷頭語」以〈兒童詩的開拓〉為題發表兒童詩論，加以鼓吹；緊接著 1975 年 2 月第 65 期，6 月第 67 期分別再以〈兒童詩的創作〉、〈兒童詩的現代化〉為卷頭語予以強調。這幾篇短論，在在表明了《笠》詩刊對於推動兒童詩的堅定立場。此外，並先後在第 63 期增闢陳秀喜的「日本兒童詩選譯」、第 64 期藍祥雲的「日本兒童詩選譯」、第 65 期黃基博的「幼苗園」等童詩專欄。

七十一期（六五·二）刊登不少兒童詩創作討論的文章，主要作者是趙天儀、林鍾隆、周伯陽等人。除此之外，「笠」詩刊更刊出了林鍾隆譯「北海道兒童詩選」（六六·元）、林錫嘉譯「童詩的遊戲」（六五·七）、趙天儀·藍祥雲編「小毛蟲」（六六·五）。從這兒我們可知「笠」詩刊對兒童詩的提倡不遺餘力，導致其他詩刊也紛紛刊登兒童詩，並造成了寫作兒童詩的熱潮。

許義宗在《兒童詩的理論與發展》一書中，曾經對《笠》詩刊推動兒童詩寫作熱潮作如上的肯定和評論。

受到《笠》詩刊的影響，其他若干詩刊—如《秋水》、《葡萄園》、《草根》也相繼設立了兒童詩的園地，一時兒童詩的寫作蔚為風氣。而一九七七年四月，臺灣第一本專業兒童詩刊《月光光》雙月刊的創刊，則為兒童詩在詩刊上的成就帶來高潮。

上述係徐錦成在《臺灣兒童詩理論批評史》一書中，針對許義宗的見解進一步加以補充；用意無非是為《笠》詩刊在臺灣兒童詩發展過程中，提倡兒童詩的影響所扮演的角色加以定位。

至於《國語日報》「兒童文學週刊」在 1972 年 10 月 15 日第 29 期公開徵求兒童詩後，該報便持續有大量的兒童詩作刊登，對兒童詩創作風氣有推波助瀾之功。而趙天儀也成為經常在「兒童文學週刊」發表有關兒童詩作評論文章的作者之一。

1983 年 3 月到 5 月，《國語日報》「兒童文學週刊」發生一場有關兒童詩「正名」的論戰。掀起這場論戰的始作俑者是林清泉，他在 1981 年 2 月 1 日第 456 期發表〈為「兒童詩」正名〉一文，主張兒童本身寫的詩稱為「兒童詩」，成人寫給兒童看的詩應稱為「童年詩」。該文刊出

後並未如預期般引起迴響，故在1983年3月6日第563期林清泉又發表〈再談「兒童詩」正名〉一文，遂成爲引發兒童詩正名論戰的導火線。

參與兒童詩「正名」論戰的計有洪中周、林武憲、趙天儀等人。趙天儀在1983年5月15日第573期發表〈兒童詩的正名〉。

從兒童創作詩來看，兒童寫的詩成爲童詩，這是狹義的兒童詩的觀點，事實上，兒童寫的詩，固然有很多令人可喜的意外驚喜，然而這只能算是兒童詩的一種。

從兒童欣賞詩來看，兒童固然喜歡欣賞兒童寫的詩，也可以欣賞成人爲兒童寫的詩，也就是欣賞一般廣義的兒童詩。……站在兒童欣賞詩的觀點，站在兒童通過詩來獲得美感教育的觀點，如果兒童詩只是一種童年詩的話，無形中便縮小了兒童接受詩的教養的領域。

因此，不論是站在創作（造）的立場，或是站在欣賞的立場；不論是站在藝術的立場，或是站在教育的立場，我都主張維持廣義的兒童詩的名稱，也就是說，以兒童詩做爲兒童文學的一環來看。

趙天儀在這篇文章中除了表示主張以廣義的兒童詩的名稱來界定兒童詩，他也同時揭櫫了兒童文學與美感教育的關係。趙天儀深受哲學的薰陶，其對美學的修養，在兒童詩界頗受稱道，解讀兒童詩，特別擅長從西方美學觀念入手。

身爲兒童詩評論家，卻遲至1992年10月才出版有關兒童詩的論著《兒童詩初探》。該書是趙天儀討論兒童詩的文章，分爲四輯：分別是史料篇、評論篇、書評篇、賞析篇等。取材廣泛，內容紮實，一般咸信是趙天儀有關兒童詩評論的代表作。他不但是兒童詩在詩刊上的推手，更是兒童文學在大學院校內的傳道者。

趙天儀不但從事兒童詩評論，也從事兒童詩教學。在國立編譯館工作之餘，曾經從事短暫的童詩教學工作。《如何寫好童詩》、《大家來寫童詩》是兩本童詩賞析集，爲其童詩教學生涯留下點點滴滴。至於《時鐘之歌》、《漢聲童詩百首》則是童詩編選集。

既是詩人又是兒童詩作家的趙天儀，在創作現代詩之餘，也從事兒童詩的創作。據他自己表示寫過上百首兒童詩，《壓歲錢》、《小麻雀的遊戲》是他已經出版的童詩集，其他還有未結集出版的作品。只要有一滴露珠，我就微笑。這位童心未泯的小草詩人——趙天儀，他寫了一首〈小草〉的詩，該詩代表了雖然經歷了這麼大的打擊，但並不因此而心灰氣餒；反而更加積極投入詩創作，對詩的熱情絲毫不減。

只要有一撮泥土
我就萌芽
只要有一滴露珠
我就微笑
當陽光強烈地照耀
我抬頭挺胸



當狂風暴雨猛烈地沖擊
我昂然而青翠
豎立在曠野小小的角落
沉默是堅忍的音符
啊！我在陽光中欣欣向榮
也在狂風暴雨中渾身抖擻

這首詩可以看到趙天儀的生命韌性有如小草，即便在惡劣的環境中，卻依舊昂然而青翠，他深信沉默是堅忍的音符，他更微笑的面對每一個明天。新店風雨樓的歲月，讓這位小草詩人即便在狂風暴雨中仍然渾身抖擻。

◆ 兒童文學知識寶庫

對年輕的兒童文學工作者而言，趙天儀可說是一位兒童文學的知識寶庫。他很重視臺灣兒童文學史料，讀臺灣文學，不能不知臺灣文學史；同樣的，讀臺灣兒童文學，也不能不知臺灣兒童文學史。對這一點，趙天儀深信不疑。

就臺灣文學與臺灣兒童文學而言，趙天儀一方面重視臺灣文學史料的蒐集與整理，一方面重視臺灣兒童文學史料的出土與研究。他了解史料對學術研究的重要性，他也深信文獻對學術研究的需要性，所以很早就勤於蒐集資料，收藏珍本。他是臺灣重視兒童文學發展史料的學者，也是實際從事文學史料研究計畫的學者。在其著作《兒童詩初探》第一輯就是報導回顧兒童詩歷史階段性的「史料篇」，再加上深諳英日文，略諳德文，有關各國版本的兒童文學書籍藏書非常豐富，因此讓趙天儀擁有「兒童文學知識寶庫」的美譽。

身為一位受人敬重的愛書人，對提攜後進，始終不遺餘力。一方面鼓勵學生繼續深造，一方面指引學生研究方向。在靜宜任教授課期間，無論是中文系、生態所、臺文系，始終都是學生請益受教的對象。對學生而言，「趙老師」就像是指引他們從事學術研究的燈塔。

從小養成閱讀習慣的趙天儀，即便是屆臨退休，依然耕讀不輟，在兒童文學場域擁有一片天。無論是中外兒童文學名著，或是英日文版兒童文學史，都在蒐集閱讀之列。既勤於購書，又認真閱讀，是個百分之百的「讀冊人」。坐擁書海，縱論古今；尋章摘句，蔚然成篇。登門請益，無不傾囊相授；講學授課，總是旁徵博引。智慧的分享，知識的交流，學術的傳承，經驗的領受，趙天儀和學子的互動可說是心靈的盛宴。

◆ 提升兒童文學學術研究水平

趙天儀在靜宜大學十五年來，主要授課內容以兒童文學為主，對提升兒童文學學術研討風氣，一直是念茲在茲；對提升兒童文學學術研究的水平始終不遺餘力。而靜宜大學文學院歷任院長自許洪坤、海柏、胡森永、趙天儀、譚小媛、鄭先祐以來，亦即自1996年「第一屆全國兒

童文學與兒童語言學術研討會」開辦以來，到2005年已經連續舉辦九屆。

每一屆都有不同的研討主題，無論是理論探討，或是作品評析；無論是中西兒童文學作品比較，或是當代兒童文學思潮的探索；無論是兒童文學與 fantasy 或是兒童文學的翻譯與文化傳遞；無論是兒童文學研究與九年一貫教育，或是兒童文學史料的回顧展望；在在都有來自各大學、師院相關學系教授、研究生參加提論。九屆下來，超過百篇以上的論文，足以顯示有愈來愈多的相關學者專家對兒童文學各個領域的研究表現無比的熱誠與興趣。更由於每年不同的研討主題，吸引不同研究興趣的學者參與，而有一定程度的風評與知名度。

而這個每年五、六月的臺灣兒童文學盛會的靈魂人物就是趙天儀，由於他的精心規劃與策動，動員該校相關系所師生。特別是一些年輕教授的熱烈參與，諸如彰化師範大學的林素珍、雲林科技大學的黃惠玲、實踐大學的鄧韻萍、靜宜大學的李惠加等，這種非師院語教系、非中文系的年輕學者熱烈參與學術研討的現象，突顯出國內兒童文學學術研討風氣有新血的加入，使得靜宜大學的「全國兒童文學與兒童語言學術研討會」辦得有聲有色。甚至是所有師院體系之外，各大學院校推廣兒童文學的重鎮。反觀師院體系的師生參與感反而冷卻很多，是否因為兒童文學課程從必修退而成為選修的反效果？還是他們對兒童文學學術研究缺乏熱情所致？

趙天儀對提升兒童文學學術研究水平，除了在不同研討主題的規劃與擬定上頗多費神外，在各場次主持人選上也諸多考量，希望廣邀學有專精之士擔任主持。歷年來，參與提論者分別來自靜宜大學、臺灣師大、臺中師院、臺北市立師院、臺東大學、彰化師大、政治大學、臺北師院、實踐大學、成功大學、雲林科大、東海大學、元智大學、花蓮師院、致遠管理學院、輔英科大、淡江大學、屏東師院、明新技術學院、高雄師大等20所大學院校師生，幾乎涵蓋全國各地，以及林鍾隆、黃海、黃秋芳、張水金、蔡清波等作家。

人力動員成功是研討會所以能夠圓滿落幕的因素，讓年輕學者有強烈的參與感，具有經驗傳承的意涵在內。除了上述九屆的學術研討會，趙天儀還主辦過一次兒童文學國際會議，他到目前為止，還是國內大學舉辦兒童文學國際會議的紀錄保持者。

趙天儀在中文系任教時，經常參加由許洪坤院長召集文學院各系系主任，以及跟兒童文學比較相關的老師所開的會議，後被推選為「兒童文學專業研究室」首任主任。

之後，在文學院院長任內，雖然曾向當時的陳振貴校長提議設立「兒童文學研究所」而未果，但他所倡議設立的「兒童文學學程」，即凡各學系學生修滿十六學分的兒童文學課程，即由校方授於證書，為靜宜大學第一個被校方所認可的「學程」。

提攜後進，不遺餘力。一則將「兒童文學」課程分別讓予該校英語研究所畢業的黃玉蘭、西班牙語研究所畢業的簡瑞玲；再者，積極成立日文系，推薦邱若山出任系主任，並錄用陳秀鳳、鄭元貞為日文系講師等。三者，鼓勵學生出國留學，像黃惠玲前往美國並學成回國任教於雲林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

學貫中西，熟諳中文、日文、英文、德文，兼具本土性及世界觀的趙天儀，秉持立足臺



灣，放眼亞洲的宗旨，一方面致力於推展臺灣兒童文學，提升兒童文學學術研究水平；一方面積極參與亞洲兒童文學學術交流活動。第四屆亞洲兒童文學大會在漢城（現更名為首爾）召開，趙天儀以臺灣省兒童文學協會理事長身分被推舉為臺北副代表，會中結識地主國韓國兒童文學學會會長李在轍，來自日本的四方晨、鳥越信、烟中圭一、清水真砂子等。以及來自歐美澳紐等國的兒童文學同好。翌年，更在李家同校長傾力支持下，舉辦臺灣有史以來的「第一屆兒童文學國際會議」，也在臺灣兒童文學的國際交流開創一個新的里程碑。

這個兒童文學國際會議的舉辦，幾乎動員了靜宜大學相關系所的人力資源，同時證明了臺灣兒童文學界的確具有舉辦洲際性國際會議的實力。規模雖然不大，但意義非凡。這意味著臺灣的兒童文學相關團體和個人已經深切體認到「國際交流」的必要性與迫切性。能夠主動出擊，的確是難能可貴，而趙天儀正是幕後推動此一學術活動的重要推手。此外，由於靜宜是臺灣各大學舉辦兒童文學國際會議的記錄締造者，截至目前為止，尚未有其他大學舉辦類似兒童文學國際會議。

趙天儀策劃舉辦的「第一屆兒童文學國際會議」，先天上具有該校日文系、英語系、西班牙語系及法文專業教授等外語翻譯人才，就臺灣兒童文學界的發展而言，彷彿是開創另一新的里程碑；也是臺灣兒童文學界向外發展的絕好契機。

文化交流也是兒童文學永續經營的途徑之一，它為臺灣兒童文學開啓嶄新的一頁，讓臺灣得以不要自外於亞洲兒童文學。讓不同國籍的兒童文學工作者齊聚一堂，進行經驗的分享與交流。一方面提供國內兒童文學工作者一個見賢思齊的學習情境；一方面藉此提振國內兒童文學的學術研究水平。趙天儀自承：

進一步與亞洲各國兒童文學界建立關係，特別是日本與韓國，是最大的成就感。至於如何處理國際事務，學習熟諳國際事務則是另一收穫。

這場兒童文學國際會議主題為「邁向二十一世紀——兒童文學的展望」，分論子題依次是兒童文學的意義與價值、兒童文學的意義與社會、兒童文學的表現方式、兒童文學的讀者反應、孩子的創作與成人的創作等。境外學者專家的論文或演講共 13 篇，國內則有陳千武、林鍾隆、鄭清文等 16 篇，總計有 29 篇論文或演講在兩天的議程中進行發表討論，這是臺灣有史以來第一次的兒童文學國際會議，儘管規模粗具，但象徵意義則是無限的深遠。

◆ 關心臺灣兒童文學發展

趙天儀在靜宜大學文學院院長任內，繼陳千武之後，當上臺灣省兒童文學協會理事長。由於文學院院長和理事長的雙重身分，使得他在推展兒童文學有了更為寬廣的舞臺，更由於擅長運用大臺中地區的社會資源，無論是研習營或是研討會，總是辦得有聲有色。

一向關心臺灣兒童文學發展的趙天儀，從歷史的角度大致將臺灣兒童文學分為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日治時期的臺灣兒童文學，第二個時期是中華民國時期的臺灣兒童文學。他又將

日治時期的臺灣兒童文學稱為戰前到戰中的臺灣兒童文學（1925-1945），中華民國時期的臺灣兒童文學則稱為戰後臺灣兒童文學（1945-現在）。

趙天儀始終認為日治時期的臺灣兒童文學，因為許多文獻與資料尚未完全出土，也尚未有比較完整的論文與專著出現，所以，這個領域是有待開發與發掘的。而他也一直朝這方向努力，1985年6月2日臺中市文化中心文英館館長陳千武主持一場「兒童文學研究座談會」，趙天儀在會中發表一篇〈光復前臺灣兒童文學初探〉；該篇文章後來收入《兒童文學與美感教育》一書，篇名則改為〈戰前臺灣兒童文學初探〉。

為了探討戰前臺灣兒童文學，我曾經做了一個問卷調查，以「臺灣光復前兒童文學史料調查問卷」為主題，提出了六個問題，向五十歲到七十歲的本省作家、詩人及畫家等約四十位請教，結果收到了十位問卷回答。我把這些資料加以對照整理，並參考了民國四十七年六月臺灣省立臺北圖書館編，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印行的《臺灣文獻資料目錄》，得到有關戰前臺灣兒童文學的書目約三十多種，其中包括童詩、童謠、童話、民間傳說、兒童劇、笑話、兒童散文、知識性兒童讀物以及兒童雜誌。

趙天儀根據調查所得，深信日治時期臺灣兒童文學，正是臺灣教育近代化啓蒙時期的產物，日治時期臺灣兒童文學的研究活動的確有待開發。

至於中華民國時期臺灣兒童文學，或稱為戰後時期。期間經過戰後初期、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等的演變與發展。就「發展」的層面而言，趙天儀語重心長的表示：

臺灣兒童文學的發展，不能只是以臺北的觀點來衡量，應有更開闊的視野，更宏觀的世界觀，來開拓新世界。

除了對臺灣兒童文學發展進程表示關切，對臺灣兒童文學作品也有一番見解。趙天儀比較在意的是具有本土性、鄉土情的兒童文學作品。諸如施翠峰的《愛恨交響曲》、《歸燕》；鍾肇政的《魯冰花》、林鍾隆的《阿輝的心》、張彥勳的《兩根草》、李雀美的《春珠村傳奇》、陳瑞璧的《下頭伯》、鄭宗弦的《媽祖回娘家》等少年小說作品；以及鄭清文的《燕心果》、林鍾隆的《水底學校》等童話作品；這些兒童文學作品共同的特徵是非常具有臺灣味的情操在內，無論是少年小說或是童話，都在表現臺灣在地的本土意識，寫自己熟悉的事物，處處透露對這塊土地的真情。

主編刊物，關愛兒童文學，對趙天儀而言，卻也是身體力行。除了在《笠》詩刊〈卷頭語〉發表有關兒童詩的短論外，還曾在《臺灣文藝》主編任內，策劃過兩期「兒童文學專輯」。在《首都早報》、《文學界》也策劃並發表數篇有關兒童文學的專輯，更在「臺灣省兒童文學協會」理事長任內，假靜宜大學及日月潭舉辦數次「兒童文學創作研究夏令營」，每回都吸引上百位來自各縣市愛好兒童文學寫作的年輕朋友參加，做為一位臺灣兒童文學的播種者，對趙天儀而言，可謂「恰如其分」。



◆ 結語

對趙天儀而言，研究臺灣兒童文學使他增加不少生活經驗；任何文學都一樣，只要寫得好，不但可以增加生活經驗，更可以增加生命體驗。他覺得：

生活經驗主要是外在的，生命體驗主要是內在的。

從小嗜讀成性的趙天儀，彷彿是個天生的「讀冊人」；記憶力強，幽默成趣，一談起兒童文學，總是有說不完的故事和掌故。特別是外國兒童文學名著，娓娓道來，又如同一位妙語如珠的「說書人」，導引年輕學子進入兒童文學欣賞的殿堂。

多訓練自己多種外國語文，至少一兩種外文還能讀得好，這樣才能真正打開兒童文學的世界。趙天儀以自己的親身經驗，鼓勵學生打好語文基礎，不要讓自己淪為世界兒童文學的邊緣人。如果要研究臺灣兒童文學，更要具有宏觀的世界視野。

為學之道無他，持之以恆而已。趙天儀深深以為：

兒童文學如果我們要繼續發展研究，我就希望多出一些像我這種，一方面很像書呆子，一方面很迷這個東西的人。你沒有長期這樣去做，你只短期喜歡它就丟掉，這就不會有太大的成就。你如果長期去做的話，你就會發現，其實全世界教育界、兒童文學界，都有人長期去提倡怎樣來做兒童文學。

長者諄諄之言，不啻是暮鼓晨鐘。這段發人深省的話，指引年輕學子的為學之道，與其做一個炒短線的「拾穗者」，不如做一個能吃苦的「播種者」。經歷過「臺大哲學系事件」的小草詩人——趙天儀，在新店「風雨樓」的隨筆歲月，使得他更加珍惜往後的學術生涯，卻也因此創造出尊崇的學術生命的「第二春」。

每一個人有他的生命，每一個人有他的命運，每一個人有他的成長經驗，每一個人都希望過一個有意義的人生，人生是自己去創造、去發現的。我覺得我喜歡文學、喜歡美學、喜歡哲學、喜歡兒童文學，對我來講就是要幫助我，在我人生的困境、人生的挫折、人生的徬徨無助的時候，就是這些東西幫助我，讓我不至於因為這樣就倒下去，我靠著這些力量，重新出發，重新走過來。

趙天儀這段赤裸裸的表白，句句真情流露。的確，文學、美學、哲學、兒童文學，是構成趙天儀學術生命的四大支柱。精進、博聞、風趣、健談則是形塑趙天儀學術性格的四大要素。世界觀、本土性、歷史感、鄉土情是趙天儀對兒童文學的四大堅持。

若非經過「臺大哲學系事件」，趙天儀無以和靜宜大學結緣；若非結識鄭邦鎮，趙天儀也無緣講授兒童文學。就是這個「善緣」讓他得以從「哲學領域」橫跨到「兒童文學領域」，做一位熱衷推展兒童文學、提升學術研究水平的「播種者」。就是這位「貴人」讓他得以從徬徨無助之中發現一線生機，進而開創學術生命的「第二春」。這個「善緣」和「貴人」則成為趙天儀浴火重生的原動力。

靜宜大學是啟動趙天儀學術研究再出發的原點，而中文系則是提供趙天儀講授兒童文學的

舞臺。「珍惜目前所能擁有的」遂成為趙天儀的座右銘，「兒童文學」原是他從小喜歡的「舊愛」，如今卻成為學術研究上的「新歡」。

從琅琅上口的日本童謠到童心未泯的兒童詩創作，從純粹欣賞兒童文學作品的愛書人到實際從事評論解析的教育者，從藝文雜誌主編到兒童文學社團理事長，從臺灣兒童文學發展的歷史探源到世界兒童文學作品的研讀介紹，從區域性的臺灣兒童文學到洲際性的亞洲兒童文學，都有趙天儀一步一履痕的足跡。

「關懷」讓趙天儀對臺灣兒童文學的發展保有一股揮之不去的熱情。他關懷兒童文學作品是否具有真正的本土味？他關懷臺灣兒童文學創作素質是否提升？他關懷臺灣兒童文學工作者是否具有宏觀的世界觀？他關懷臺灣兒童文學學術研究水平提升程度究竟如何？他關懷臺灣兒童文學推展的傳承能否永續經營？

從小草詩人到兒童文學工作者，趙天儀始終不改「讀冊人」的本色。忠於自己，忠於學術，這就是趙天儀。

參考資料

1. 《兒童詩的理論與發展》許義宗著 臺北 自印本 1979.7 初版
2. 《如何寫好童詩》趙天儀編著 臺北 欣大 1989.10 再版
3. 《兒童詩初探》趙天儀著 臺臺北 富春 1992.10 初版
4. 《我喜歡的童詩——小麻雀的遊戲》趙天儀著 臺北 欣大 1995.3 再版
5. 《第一屆兒童文學國際會議論文集》趙天儀策劃主編 沙鹿 靜宜文學院 1998.5
6. 《兒童文學與美感教育》趙天儀著 臺北 富春 1999.1 初版
7. 《臺灣兒童詩理論批評史》徐錦成著 彰化 彰化縣文化局 2003.9 初版
8. 〈臺灣兒童文學的研究〉趙天儀講稿 臺北 師範大學